

黄道婆的故事 乌泥泾的经纬

“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这是关于上海的一则童谣、一条河流、一座市镇、一位女子、一段传奇。

万水归海

本报记者 沈轶伦

在上海县志里，这是短短一行介绍：上海乌泥泾镇，傍乌泥泾得名，元代为名镇，诗人王逢居此。曾经市面繁荣，人文荟萃，为上海西南水陆重镇之一，至清嘉庆年间闹灾渡荒，镇没为村落田野。

在中学课本里，这是寥寥几个字记录的历史人物：黄道婆，宋末元初人，后人誉之为“衣被天下”的女纺织技术家。她把在海南崖州向黎族妇女学习到的棉纺织技艺带回故乡，从而引发了持续六百余年的棉业革命，以上海县为中心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成为松江府乃至江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者的交集，是乌泥泾。如今在上海市区西南方向，徐汇区华泾镇的寻常巷陌间，已难觅这个“西南水陆重镇”在宋元时期的旧迹。乌泥泾——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地名，如今只存留在志书的字里行间。

乌泥泾镇何以由盛转衰？那位妇孺皆知的黄道婆，是如何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从上海到海南的？回到她的出发地乌泥泾现址时，会发现这位了不起的织女手中穿梭的，何止是棉线与布匹，更是一座城市的命运经纬。

1

乌泥泾的故事，要从水说起。

乌泥泾镇，傍乌泥泾得名，也名宾贤里。位于长桥镇南，华泾镇北，今龙华桥、东湾、西湾自然村一带。

900年前，今日徐汇区华泾镇一带，还是一片潮来潮往的滨海之地。传说在南宋隆兴年间（1163年—1164年），巨富张百五于此建园林，捐资建清和桥（长桥），导乌泥泾水接黄浦，引潮灌附近农田“八千亩”。“泾”在江南水乡的地名中指的就是沟通河流的人工水道。

乌泥泾的开凿，让这条水道北接长桥港，南达华泾，蜿蜒流入黄浦，将这片土地与更广阔的水系连接起来。在水乡舟行的年代，无异于一条高速公路的建成，让船只往来穿梭、货物集散流转成为可能，一座市镇便在水边生长起来。从此，“水陆交通称便，由是形成集镇，人民织盛于他镇”。

到了元代，这里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名镇。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



黄道婆像

设太平仓，即备荒粮仓，由一座拥有409间房屋的私宅改建而成，转运华亭漕粮，并设芦子课课局（县级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商税、契税、门牌税等工商杂税）。元朝在上海地区仅设了五个巡检司（具有军事职能的机构），其中一处便设在乌泥泾，可见其战略地位。

乌泥泾人赵如珪，在当地建“进德斋”，并请来名儒施教，学生300余人，一时文教兴盛。镇上还有城隍庙、武胜阁、禅寺等宗教建筑，香火鼎盛，钟磬相闻。所以，宋元之际，乌泥泾镇的繁荣，可以说远超今日上海中心城区的雏形上海镇。

在上海立县后，乌泥泾镇转属上海县，于此设巡检司。1373年（明洪武六年），置税课局，已然“市面繁荣，人文荟萃，为上海西南水陆重镇之一。”（《上海县志》）

2

“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在上海，这是妇孺皆知的童谣。但关于黄道婆的身世，在正史中只有寥寥数笔——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黄道婆，松江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年间，附海舶以归。”

关于她为何沦落海南，有说是童养媳不堪受辱流落海南，有说是因战乱随宋室南迁，也有人推测是搭乘商船流落至此。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个乌泥泾的女儿，是如何从东海之滨到崖州（今海南），在黎族妇女中度过了约40年漫长的岁月后又回到了故乡，这是个谜。



黄道婆纪念馆 图片均由黄道婆纪念馆提供

元贞年间（1295年—1297年），年近半百的黄道婆“附海舶以归”。后代学者推测，她搭乘的很可能是一艘远航的阿拉伯商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从海南北上，在太仓或上海附近的港口登岸。当她重新站在乌泥泾边，不仅是落叶归根，更将开启“棉纺革命”。

宋代，上海始种棉花。明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木棉本出闽广，可为布，宋时乡人始传其种于乌泥泾，今沿海高乡多植之。”元代初期，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在长江流域设木棉提举司，提倡植棉，年征收棉布达10万匹。

此时的江南，妇女们依旧手工剥棉、竹弓弹絮，“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而黄道婆授之以从黎族妇女那里学来的“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她革新和推广去除棉籽的搅车后，工效提高了好几倍，复又制成四尺多长的“绳弦大弓”，用弹椎来敲击绳弦，振幅加工，使弹制出来的棉花松散洁净，产量大大提高。改进了剖籽弹棉工序以后，黄道婆又把纺棉的单锭手摇纺车改为三锭脚踏纺车，使纺纱的效率也得到提高，改变了原来一架织布机需要三四个人提供纺纱的局面。

黄道婆在改进织造方法后，在织造技术上又革新创造了一种名为“乌泥泾被”的棉纺织品，风靡江南，行销日广。她倾力传授，从业人员逐渐增多，地域逐次扩大，千家万户农人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大为改善，从而引发了持续六百余年的“棉业革命”，以上海县为中心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成为松江府乃至江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闵行前传：上海县700年》）

元末，一位名叫王逢的江阴诗人迁居至此。他将居所题为“俭德堂”，将园子命名为“最闲园”，留下诗集《梧溪集》。他在记录乌泥泾的风物人情时记录了黄道婆：崖州布被五色纛，组雾縠云染花。帆船鲸海得风归，千柚乌泾夺天造。

从此，乌泥泾一带“户户种棉花，家家纺棉纱，人人会织布”。明代开国初，朱元璋曾下令：“凡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规定百姓可用棉布、棉花缴纳田赋。明正德《松江府志》记载：“乡村纺织，尤尚精

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棉纺织业从农家的副业，一跃成为家庭经济的主业。浦东的三林塘，浦西的龙华、七宝、莘庄、梅陇，家家机杼声，户户织布忙。松江府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松江布”行销天下，有“衣被天下”的美誉。

明代，上海的棉花生产规模和棉布质量在全国各府州中已属上乘。上海县年产销棉布约1500万匹，松江府年产销达几千万匹。17世纪前期，徐光启估计上海附近沿海一带的棉田有100多万亩。至明末清初，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和崇明等县的棉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七成，成为本地区的主要农作物。

清代，继续提倡植棉。康熙皇帝作“木棉赋”，将《御制棉花图》刻石立碑，宣扬棉花生产，使上海棉花生产保持旺盛势头。甚至直到1929年4月，新成立的上海特别市在报刊上公开评选市花。在收回的1.7万余份选票中，棉花以5496票高居榜首。

3

然而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倭寇频犯东南沿海。上海县城在三个月里紧急筑起了城墙抵御外敌，但乌泥泾镇作为无设防之地，成了倭寇刀俎上的鱼肉。史料记载，乌泥泾“屡遭倭患”，“遭倭寇焚掠而无遗”，由是败落。

与此同时，乌泥泾河道的淤塞也在加速。元大德、泰定年间，水利专家任仁发曾在乌泥泾等处修建水闸，调节水量，便利航运。但到明代，随着水系变迁和疏于治理，乌泥泾逐渐淤浅，航运功能日益衰退。至清嘉庆年间，乌泥泾镇已没落为村落田野，曾经的车水马龙、商铺林立，遭遇病患与淤塞，一座古镇衰落，一切都成了过往云烟。

清人秦荣光在竹枝词中感喟：“乌泥泾镇巨东西，十里长街旧迹迷。中被潮冲舟入浦，但留一庙浦东堤。”1936年，上海地方志工作者在西湾村附近发现“宾贤桥”字石块及2块桥石。宾贤桥跨今东湾村西首中心河，桥脚石条仍为旧物。镇旧址今除东湾、平桥、西湾等村外，大部分为农田。关港镇即当年税课局关卡所在地。（《上海县志》）

虽然河流会改道，市镇会湮灭，但

真正的文明不会消失、技艺的流传能超越世事。

2006年5月20日，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海地区形成了从国家级到区级的完整非遗保护体系：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1项国家级，嘉定药斑布印染、奉贤土布染织、青浦土布染织等6项市级，浦东土布纺织、三林布纺织等3项区级。这些项目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城市记忆的载体。

黄道婆的故事仍在被讲述、被传承。在东华大学上海纺织服饰博物馆，黄道婆的形象为新一代纺织人所纪念。上海黄道婆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徐梅路700号，由黄道婆墓、黄道婆纪念馆和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实践基地三部分组成，墓区内设黄道婆衣冠冢，1962年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沧海桑田，乌泥泾镇已融入历史的深处。但当我们行走在华泾镇的街巷间，看到那些承载着古老记忆的地名宾贤桥、关港、打铁桥……便会想起，曾经这里有一条乌泥泾，乌泥泾边有一个“比上海闹猛”的乌泥泾镇。乌泥泾镇里，有一位“衣被天下”的女子。她用手中的经纬，革新了一个时代；而那个时代，又以另一种方式，编织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对技术的重视和传承发扬，如棉线般柔软，也如棉线般坚韧，在时间的经纬中，一代代创新。



黄道婆纪念馆位置示意图

上海的柑橘

上海柑橘，较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明嘉靖《上海县志》，其中讲到“湖乡多柑橘”。清代和20世纪初的上海地方志较详细地记载了上海柑橘的种类、品种等。当时柑橘作庭院点缀，自种自食，种类有柑、橘、橙、柚等，主要作蜜饯、观赏、绿篱等，栽培数量不多。

20世纪60年代，上海开始大规模引种和成片栽培，至70年代后期才引种成功。上海地区发展柑橘生产的最大障碍是冻害，不少县志或详或略都有记载。明正德四年《青浦县志》记述：“是冬极寒，竹柏多冻死，橙橘绝种数年。”1958年—1960年，宝山发展成片橘园，因受冻害而失败。1972年—1973年，崇明、南汇和长兴岛等地再度引种，建立生产基地，又遇上1977年历史上罕见的大冻害，全市2700亩柑橘所存无几。而长兴岛上的24亩柑橘园却受冻较轻，次年亩产仍达1350公斤。这是因为该岛具备特有的小气候条件，且选择耐寒品种，进行密植栽培，建立防护林带，才得以保存。1979年，大治河南岸发展柑橘333多公顷。1982年长兴岛发展1000公顷，横沙岛发展533.3公顷。1989年，全郊区共种植柑橘3133公顷，产量2万吨。重点柑橘区在大治河南岸、长兴岛、横沙岛及崇明岛。其他各县也有少量种植。主要品种为“温州蜜柑”。

上海地区栽培柑橘的成功与发展，开创了我国柑橘北移的成功经验。而且还荣获1989年度农业部优质水果称号。上海柑橘还从1988年开始出口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

在品种演变方面，清代和20世纪初的《上海县志》记载的柑橘品种没有什么变化，其种类有橘、柑、金柑、枸橘、橙、香橙、代橘、柚等。60年代从浙江温州、黄岩和湖北宜昌等地引种温州蜜柑、甜橙、脐橙等。因甜橙、脐橙对温度要求高，冬天容易受冻，没有发展起来。此后，上海郊区栽培的柑橘品种绝大部分是温州蜜柑。它有许多品系，60—70年代以“尾张”品系为主，80年代“官川”“屯井”等早熟品系也得到发展。

（摘编自《上海农业志》）

上海蓝天经济城

南翔游戏谷

- 游戏产业集聚区
- 充足空间规划
- 优质配套政策
- 租金减免

联系电话：朱先生 18918526217 张先生 13661404363

南翔·元谷 文体旅元宇宙生态区

- 南翔古镇新地标
- 租金减免

联系电话：金先生 13651936939

总部地址：嘉定区南翔镇银翔路655号
总部热线：59129999 59122222

解放日报分类广告

刊登内容

遗失声明	拍卖公告
注销公告	清算公告
减资公告	分立公告
吸收合并	房屋征收
产品宣传	各类启事

承接地址：威海路755号上报大厦27楼
联系电话：021-63510135
传真：021-52920283

那里必有大新闻

白修德有时参与一些煽情的报道，如炮制抗战女英雄“金花·蔡”的文章，他觉得那都不失为一种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方式。当时，许多外国记者也认为，报道中国抗战“也是在为正义而战”。因而，他们起初对国民政府的新闻检查不太较真。但过了不久，国民政府对新闻的检查与限制越来越严厉，常常以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为借口，对外国记者拍发的电讯逐条逐字审核，凡对政府与官员不利的电讯一律扣下。即使通过的，也要集中到政府指定的电讯单位发往国外。时间久了，白修德渐渐厌倦了宣传部的工作，上司也觉得他已不好驾驭。此时，正好美国的《时代》杂志要聘用他，他就离开了官方机构。

《时代》杂志是美国乃至全球极有影响的杂志之一，对美国舆论有强大的左右作用。它的老板卢斯是美国新闻界大亨，出生于中国，会讲汉语，父亲是在中国的传教士。因此，卢斯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卢斯非常赏识白修德，两人的关系发展得很不错。1943年，当白修德知道《大公报》因刊登有关河南的文章被停刊三天时，立即嗅出那里必有大新闻，于是利用上面的松懈，越过种种监督，前往河南采访。结果，这次采访报道震惊了国民政府，也震惊了美国，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冲突。

到了河南，他请美国在当地传教的梅甘主教担任向导，两人骑马冒着二月份的寒风去考察。到这时白修德才猛然明白，原来那里发生了大饥荒。他回忆道：

对于我当年看到的景象，我现在很难信以为真了，但那字迹潦草的笔记明白无误地证实我确曾身历其境。到处是尸体，出洛阳不到一小时就看到一具躺在雪地的女尸，死了才一两天，脑袋上的皮肉已经被皱缩。她一定很年轻，雪花飘落在她的眼睛上面，她躺在那里，没有人去掩埋她，最后由飞鹰或野狗把她啃得剩几根骨头了。沿途有不少野狗，都逐渐恢复了狼的本性，它们吃得膘肥肉厚。我们停下来拍一张野狗从沙土堆里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有的尸体已被吃掉一半，有一个脑袋已被啃得干干净净，可以看清只剩下骷髅了。有一半的村子是逃空的。有的村子人一走了之，有的还遭劫掠。春季积存的有机肥料依然堆在那里，无人理会。在这样的村子里，听到一点声音或看到一个人都会令人吃惊：一个老头儿踉踉跄跄地穿过街巷，在另一个村子里，两个妇女在大声吵骂，却没有人旁观，而在正常情况下，会有一群人围观的——在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他们还争吵什么呢？我们边走边看到人们在用小木刀、镰刀和菜刀剥树皮，他们从爱好树木的军阀吴佩孚栽种的榆树上剥下树皮，因为榆树皮磨成粉可以充饥。榆树剥皮后就会枯死，那时人们就会把它砍下来当柴烧，也许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把树木砍伐殆尽的。郑州的饥荒最为严重，那里也是意大利天主教堂的所在地。我们进入郑州时，正在下雪，雪花飘落在睡在教会院子里的忍饥挨饿的人们身上。第二天，当我们在城里徒步继续调查时，雪仍然没有停止。战前郑州有十二万人，这时已减到三万多。

白修德的采访，既有点上微观的深入，又有面上的宏观统计：把各县各村的情况逐一加在一起统计，看来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里还有八百万居民。其次是一些边缘的县份，那里有许多人正在奄奄待毙。根据我们目击的情况和地方官员给我们提供的死亡数字推算，我们可以推测有两三百万人已经饿死。当时是三月份，我们估计，如果庄稼长势正常，新粮也要到五月份才能成熟，所以还会有两三百万人饿死。我在灾区的最后一个星期集中精力于统计数字，我的最可靠的估计是，有五百万人已经饿死或快要饿死——无论用什么办法计算。这个数字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出入。

在河南刚采访完，白修德就意识到，早一分钟把那里的情况披露出去，也许可以早一点挽救一些濒于死亡的饥民。他在归途中遇上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就草草发了电稿。也许是老天的眷顾，也许是当时无政府状态帮了忙，也许是洛阳电报局报务员受良心驱使，他不顾当局禁令，绕过层层新闻检查，终于把电稿转到成都商业电台发到了纽约。

回到重庆，就有官员指责白修德逃避新闻检查，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合谋，把稿子发往国外。他将河南灾情向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反映，何应钦说，不是白修德说谎，就是别人对他说了谎。白修德向立法院院长反映，得到的答复是：只有蒋介石本人才有权采取行动。白修德无奈，只好通过宋庆龄，好不容易才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不相信他所说的情况，白修德于是出示了在灾区拍摄的照片。蒋介石无语可说。

很快，关于河南灾情的消息在《时代》杂志发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但麻烦也随之而来。原来，那时宋美龄为援华基金会的活动正在美国进行与公众见面的旅行。她的高雅以及用地道英语介绍的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顽强不屈的精神，吸引并感动了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在好莱坞，在明星云集的宴会上，她风光十足，使中国抗日的形象达到了顶峰。就在此时，白修德关于河南饥荒和国民政府麻木不仁的文章发表，让踌躇满志的宋美龄恼羞成怒。她马上打电话给卢斯，要他立即召回“那个鲁莽的小记者”，并将之辞退。卢斯拒绝了宋美龄的要求。对此，白修德十分感谢卢斯。

陈宇 著

中国情缘
费正清和他的朋友们

（二十八）